

人生論

馮作民編譯



世界文物出版社

世界文叢⑤
人生論

原著者：托爾斯泰

編譯者：馮作民

封面：何恭上

出版者：世界文物出版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
郵政撥匯：三五五五號

經銷者：世界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
郵政撥匯：三五五五號
電話：三二一五二九一號

印刷者：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藏路二五一巷八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再版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三〇七號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人生論

馮作民編譯



世界文物出版社

·論 生 人·

著 泰 斯 爾 托

譯編 民 作 馮

行·印社版出物文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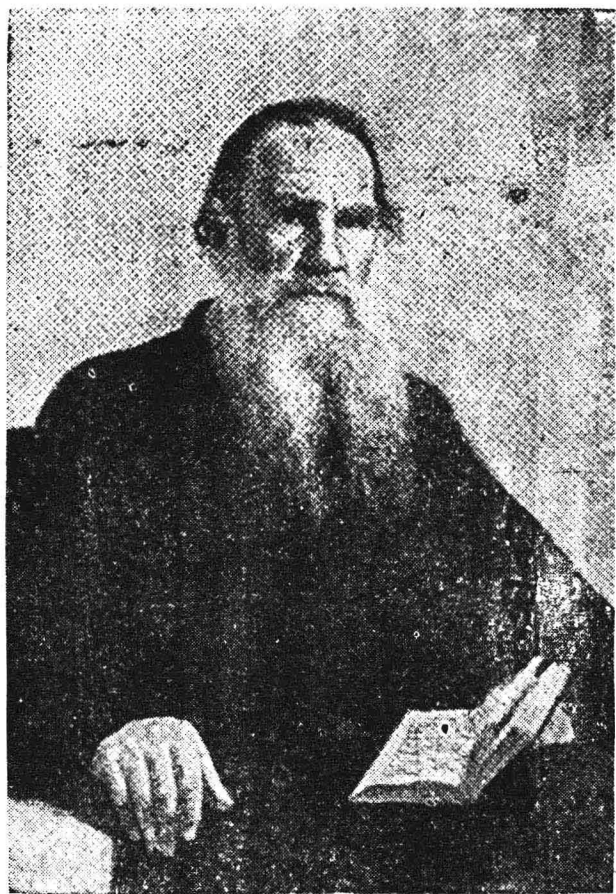


譯者序	緒論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一〇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		(矛盾論)	(演化論)	(宗教論)	(動物論)	(生命論)	(意識論)	(理性論)	(分裂論)	(生命論)	(理性論)	(知識論)	(認識論)	(物質論)
.....														
八	四	三一	三五	四一	四五	四九	五七	六一	六五	六九	七三	七七	八三	八七



■	第一四章	——	(幸福論)	……	九三
■	第一五章	——	(生命論)	……	九九
■	第一六章	——	(眞理論)	……	一〇三
■	第一七章	——	(靈魂論)	……	一〇七
■	第一八章	——	(理性論)	……	一〇九
■	第一九章	——	(理性論)	……	一一四
■	第二〇章	——	(理性論)	……	一二九
■	第二一章	——	(愛論)	……	一二三
■	第二二章	——	(愛論)	……	一二九
■	第二三章	——	(愛論)	……	一三五
■	第二四章	——	(愛論)	……	一四〇
■	第二五章	——	(愛論)	……	一五一
■	第二六章	——	(生存論)	……	一五五
■	第二七章	——	(死亡論)	……	一五九
■	第二八章	——	(肉體論)	……	一六五

■	第二九章	——	(死亡論)	……	一五
■	第三〇章	——	(生存論)	……	一七
■	第三一章	——	(永恒論)	……	一八
■	第三二章	——	(迷信論)	……	一九
■	第三三章	——	(永恒論)	……	二五
■	第三四章	——	(苦難論)	……	二三
■	第三五章	——	(幸福論)	……	二五
■	結 論	……			二二
■	追 論	……			二三



本 書 作 者

大 文 豪 托 爾 斯 泰

人生論

譯者序

本書作者托爾斯泰(Lev Nikolaevich Tolstoj, 1828-1910)並非別人，就是寫世界文學名著『戰爭與和平』的那位托爾斯泰。這部『人生論』(What Then Must We do?)，是托爾斯泰一八八六—八七年所寫，在這部書裡他從原始素朴的宗教意識倡導無抵抗主義，同時更痛陳社會組織的缺陷與不正常，從此以後他就把全部財產都交給了他的妻子而專心社會事業。

早在一八六三—六九年，托爾斯泰完成了名著『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一八七三—七七年，他又完成了『安那卡列妮娜』(Anna Karenina)。這兩部書都是批判俄國特權貴族階級的腐敗。所以在托爾斯泰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所完成的『復活』(Resurrection)一書裡，更推出了他一生中思想藝術的結晶品，可以說是他整個文學生涯中的一個深遠的斷層時代。普通都把這個斷層稱為托爾斯泰的『危機』，因為這是他超越世界觀轉換期以後的作品。

這種世界觀的轉變，據托爾斯泰在『懺悔』(My Confession)第十章裡說：「在很久以前我就有準備，其嫩芽經常就在我心中。」不過，使這種轉變有明確具體表現的，還是從他寫完『安那卡列妮娜』的一八七七年起，到他一八七九—八二年寫『懺悔』時為止。

托爾斯泰在懺悔第三章裡又說：「從五年前我就一連幾次體會到一種非常奇妙的事情，一開始我感到疑惑，接著給我的生活襲來一陣瞬間的停息，那時我曾很慌張地企圖挽救。果然，我立刻獲得修正，仍然像以前那樣生活著。然而以後這種瞬間的疑惑又漸漸死灰復燃，而且是經常以同一形態反覆對我襲擊。例如生活的停頓已成常事：『為什麼呢？那麼以後要先怎樣呢？』就是以這樣相同的疑問表現出來，那時我正在聚精會神做一件事，這就是我最關心的農園管理，不料這種疑問卻又偷偷鑽進我的腦海：『好，你在薩馬拉縣擁有六千公頃農田和三百匹馬，然而你知道這是怎麼來的嗎？』自從我遭受這一意外襲擊之後，我真不知道怎麼樣思考才好。有時我也會想起兒時的教育問題，於是我就自問：『那是為什麼呢？』有時我更會想到民衆如何才能獲得幸福的問題，於是我又突然自問：『可是我對這些又將如何呢？』還有時我又想到我的著作所給我帶來的名氣，於是我又自問：『好，你也許得到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亞、莫里哀等文豪更大的名氣，然而這又將是怎麼來的呢？』於是使我對於這些疑問簡直無言以對。」

接着，托爾斯泰又在『懺悔』第四章裡說：「我的生活停息了，我不能呼吸、不能吃

飯、不能喝水、不能睡覺；然而却又不能不呼吸、不能不吃飯、不能不喝水、不能不睡覺。因為我却仍舊喪失了生活，何以故呢？這就是因為我喪失了給這些問題以合理解決的欲求。可是即使我有什麼欲求，我事先也知道了，至於是否要來滿足我的欲求，我却不曾有所決定。即使這時來一個魔術師，對我表示要給我滿足一切欲求，我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像這種對人生徹底的懷疑，不久才產生了被稱為「托爾斯泰主義」(Tolstoyism)的明確信念，而他這種信念的一端就表現在這部「人生論」裡。基於此種觀點，那麼這本「人生論」，就成為了解托爾斯泰思想的重要手冊了。

※

※

※

關於托爾斯泰寫「人生論」前後的情況，如果略為詳細一點介紹就有如下面。

一八八六年八月初——大概是八月四日，當托爾斯泰幫忙一個窮寡婦搬運乾草時，一不小心被馬車軋傷了腿。更不幸的是傷勢日見惡化，而且又遭受併發症丹毒的襲擊，以致使他在病榻上呻吟了一個多月。當時他發四十度的高燒，而且時常嘔吐，再加上傷口的疼痛，一時使他悲傷到死的問題。恰巧就在那時——大概是九月十二日，托爾斯泰的好友契爾托可夫的太太A.C.吉特麗夫斯，特意給托爾斯泰寫了一封專門討論「生與死問題」的信。這封信據托爾斯泰自己說，是一封「又長又好的信」。因為由於這封信的啓示，才使托爾斯泰對生與死的問題有了新的看法，於是他就以回吉特麗夫斯信的方式寫下了自己的感想「生命觀」。從同年

十月二十日，他就執筆寫戲曲『暗之力』(The Power of Darkness)。到十一月就完稿了。那時，『俄國之富』雜誌主編歐包連斯基，向他要求把他同給吉特麗夫斯那封信在該雜誌上發表出來。因此十一月十五日，托爾斯泰就把以前那篇不完整的『生與死的感想』，再重新執筆寫成一篇內容極為完全的『新生死論』。早在這之先——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托爾斯泰夫人蘇菲亞的母親病歿克里米亞。第二年——一八八七年三月十四日，托爾斯泰就在莫斯科的心理協會發表專題講演，講題是『生命的概念』。這篇講演詞的主要內容被刊在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新時代雜誌』上，以後他就開始修飾撰寫中的『人生論』，到同年八月四日就把全部原稿送到印刷廠去排印。從八月九日到十六日，畫家勒平(一八四四—一九三〇)在托爾斯泰家作客，給他畫了兩幅肖像畫，其中之一就是本書封面那幅插圖。『人生論』的校對費時五個月之久，到全書印刷裝訂完了，已經是一八八八年一月的時候了。在事先托爾斯泰有一種預感，就是他這部『人生論』可能被禁止發行，因而他就儘量把全本校樣分寄好友，以免萬一被查禁以後不致使書絕種。那些接到托爾斯泰寄贈『人生論』校樣的人，就輾轉傳抄，所以在這本書正式出版以前，在某些地方已經擁有大量讀者。『人生論』正式發行以後，托爾斯泰就在一八八七年底按規送審，結果審查委員就在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提出審查意見：『著者於本書絕口不談神事，專以人類理性為指針而大放厥詞，進而更對教會之教儀提出不信之念，並非難臣民對祖國之愛，依法應予以無條件查禁。』因而俄國正教會最高

行政機關的「宗務院」，就在同年——一八八八年四月五日，根據審查意見斷然發出「人生論」的禁令，並且派警把六百部書全部沒收。在這種情形之下，托爾斯泰乃理解到一種事實，就是今後除了根據手寫本原稿和那些校樣，或者根據在外國非法發行的外文版之外，再也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使這本書流傳世間。所幸托爾斯泰夫人蘇非亞女士，早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就動筆把「人生論」譯成法文，而且很快的就在第二年——一八八八年二月脫稿，於是一八八九年就在巴黎刊行了法文版。其實，早在一八八八年，紐約就刊行了英文版。接著，丹麥、捷克、德國、義大利等各種外文版也陸續發行，而最主要的俄文版却晚到一八九一年在瑞士的日內瓦發行。

在日內瓦發行的俄文本「人生論」，雖說是根據一八八八年的初版本所排印，可是由於排字工人粗心大意，錯字太多，以至跟初版本並不完全一致。然而從此以後的所有俄文版「人生論」，幾乎都是根據這個日內瓦版的再版本。也就因為如此，一八八八年的初版本，現在世間只剩下了三冊。本書所據以轉譯的日文原本，是日人西本昭治從「托爾斯泰全集」第二十六卷的俄文本譯出，這個本子是根据一八八八年的初版本與托爾斯泰的親筆原稿參酌排印而成。

※

※

※

本書前面的「緒論」，雖然表示了托爾斯泰對科學的思考方法，可是就全體觀之，這

部「人生論」是用反駁聖職者和科學家的人生觀與生命觀的形式寫成，而這些聖職者和科學家，他就用僞善的法利賽人和猶太律法家爲替身來表現。因而托爾斯泰的這部「人生論」，既是從他獨特的觀念論立場來分析極爲重要的哲學問題，同時也是和當時十九世紀末葉的俄國社會體制有密切關係的問題。托爾斯泰所以要對教會教儀鼓吹全力鬭爭，就是因爲這種教義是當時俄國專制帝政與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支柱。還有托爾斯泰所以會對科學抱不信任態度，是因爲當時的科學已經完全跟貧苦的大衆生活脫離關係，於是他才對這種社會體制提出嚴厲的批判。托爾斯泰在這部「人生論」裡，絲毫沒有纏繞觀念論的神秘性、論理性、晦澀性。在敘述方法上雖然略嫌煩瑣，不過在立論理路上却非常明朗正確。

托爾斯泰在「人生論」裡首先指出，所謂生命就是追求幸福的慾望，其次他又證明動物式的個人幸福是不可能實現的，而極力闡揚獲得人生眞幸福的方法。而這種眞幸福或者眞生命，乃是動物自己服從理性意識的活動。總之，只有從「眞愛」活動中才能獲得。接著他又闡釋另一種人生哲理，就是肉體的死亡並不代表人類眞生命的消滅，於是他就展開了他獨特的「認識論」。到了最後托爾斯泰更指出，眞生命會把苦難推離人生的遠方。

至於托爾斯泰的這種人生觀對不對，可暫且不談，我們只要來先讀一遍他這部「人生論」，就會有一個我們從來不知道的人生展現面前，這是我們在讀這本人生論之前應有的態度。基於此種觀點，那麼托爾斯泰的這部「人生論」，就成爲追求眞理者必須一讀的好書了。

緒論

這裡假定有一個靠水車爲唯一生活手段的男人，這個男人從他祖父那一代起就經營這個水車房，他爲了能把麵粉磨得很精細，無論在處理水車的那一部分，都在聚精會神努力求取了解。他對於機械原理雖然不十分了解，可是他却能很熟練地把水車調整得非常靈活，而使他的磨粉工作很順利地進行無阻，因而他才能靠這部水車維持一家安定的生活。

然而這個男人，不知何故竟然研究起水車的構造問題，同時更從人們聽到有關力學的奇異解釋，乃開始觀察水車各部門是如何構造與旋轉。

於是他就從裝穀物的漏斗到碾子，從碾子到旋轉軸，從旋轉軸到車翼，從車翼到水閘，一直觀察到河堤和水源等。到了最後，他終於清清楚楚地理解了，水車旋轉的根本動力是在河堤與水流。這個男子對於這項發現非常興奮，從此以後他就不像以前那樣了，就是不一邊觀察所磨出麵粉的品質一邊調整碾子，同時也不一邊磨碾子一邊調整滾帶，而是開始專心研究河川問題，爲此他的水車就完全亂了步調。這時人們就對他忠告說：「你所做的事已錯了！」然而這個水車伙對於這些建議却充耳不聞，仍舊不停地考察有關河川問題。如此一來，他就一方面不斷研究河川，一方面拼命跟指責他錯誤的人辯論。就在這個期間，他終於又發

現一個問題，這就是「河川」實際等於「水車」。

不論人們如何指責這個水車伏的錯誤，他仍然滔滔不絕地反駁說：「無論任何好的水車，如果沒有水也不能磨粉，因而要想了解水車，就必須要知道引水的方法。還有關於水的運動能，以及這種能是從何處而來，也不可不做進一步的調查。所以要想知道水車，就勢必充分研究河川。」

這個水車伏的想法，在理論上似乎還很通，其實根本不通。他的這種錯誤觀念，唯一矯正的方法，就是教他一種思考程序，讓他知道不論研究任何問題，觀察事物的進行經緯，要比問題的本身更為重要。總之，要想獲得效果良好的思索，就必須要知道一開始想什麼和其次想什麼。合乎道理的思索，就必須按照第一是什麼；第二是什麼；第三是什麼……第十是什麼的順序，在——斟酌各事物的重要性來進行觀察。反之不合乎道理的思索，就漠視這種觀察程序。在這裡很容易就明白了，合乎道理的思索與不合乎道理的思索很有差別，這種道理就正應該教給這個水車伏的。還有觀察事物的順序並非決定於偶然，而是根據所要思索的目的來決定，這也是必須應該教給這個水車伏的。

至於思索的目的，是決定於進行觀察的順序，只要循著這個順序——進行的觀察，就能夠獲得合乎道理的思索。

如果不和思索的目的結合，不論是如何合乎論理的事物，也不算是合乎道理的思考方